

家

龍應台 (2007/12/21)



▼家，一不小心就變成一個沒有溫暖、只有壓迫的地方。外面的世界固然荒涼，但是家卻可以更寒冷。一個人固然寂寞，兩個人孤燈下無言相對卻可以更寂寞。很多人在散了之後就開始終身流浪。龍應台／攝影

當場被讀者問倒的情況不多，但是不久以前，一個問題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，突然支吾，不知所云。

他問的是，「家，是什麼？」

家是什麼，這不是小學二年級的作文題目嗎？和「我的志願」、「我的母親」、「我的暑假」同一等級。怎麼會拿到這裡來問一個自認為對「千里江山寒色遠，蘆花深處泊孤舟」早有體會的人？

問者的態度誠誠懇懇的，我也只能語焉不詳蒙混過去。這麼難的題啊。

作為被人呵護的兒女時，父母在的地方，就是家。早上趕車時，有人催你喝

熱騰騰的豆漿。天若下雨，他堅持你要帶傘。燙的便當塞在書包裡，書包拎在肩上，貼身還熱。週末上街時，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擠在一輛機車上招搖過市。放學回來時，距離門外幾尺就聽見鍋鏟輕快的聲音，飯菜香一陣一陣。晚了，一頂大蚊帳，四張榻榻米，燈一黑，就是黑甜時間。兄弟姊妹的笑鬧踢打和被褥的鬆軟裹在帳內，帳外不時有大人的咳嗽聲，走動聲，竊竊私語聲。朦朧的時候，窗外絲緞般的梔子花香，就幽幽飄進半睡半醒的眼睫裡。帳裡帳外都是一個溫暖而安心的世界，那是家。

可是這個家，會怎樣呢？

人，一個一個走掉，通常走得很遠、很久。在很長的歲月裡，只有一年一度，屋裡頭的燈光特別燦亮，人聲特別喧嘩，進出雜踏數日，然後又歸於沉寂。留在裡面沒走的人，體態漸孱弱，步履漸蹣跚，屋內愈來愈靜，聽得見牆上時鐘滴答的聲音。梔子花還開著，只是在黃昏的陽光裡看它，怎麼看都覺得淒清。然後其中一個人也走了，剩下的那一個，從暗暗的窗簾裡，往窗外外看，彷彿看見，有一天，來了一輛車，是來接自己的。她可能自己鎖了門，慢慢走出去，可能坐在輪椅中，被推出去，也可能是一張白布蓋著，被抬出去。

和人做終身伴侶時，兩個人在哪裡，哪裡就是家。曾經是異國大學小城裡一間簡單的公寓，和其他一兩家共一個廚房。窗外飄著陌生的冷雪，可是臥房裡

伴侶的手溫暖無比。後來是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城市，跟著一個又一個新的工作，一個又一個重新來過的家。幾件重要的傢俱總是在運輸的路上，其他就在每一個新的城市裡一點一點添加或丟棄。牆上，不敢掛什麼真正和記憶終生不渝的東西，因為牆，是暫時的。在暫時裡，只有假設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恆。家，也就是兩個人剛好暫時落腳的地方。

可是這個家，會怎樣呢？

很多，沒多久就散了，因為人會變，生活會變，家，也跟著變質。渴望安定時，很多人進入一個家；渴望自由時，很多人又逃離一個家。渴望安定的人也許遇見的是一個渴望自由的人，尋找自由的人也許愛上的是一個尋找安定的人。家，一不小心就變成一個沒有溫暖、只有壓迫的地方。外面的世界固然荒涼，但是家卻可以更寒冷。一個人固然寂寞，兩個人孤燈下無言相對卻可以更寂寞。

很多人在散了之後就開始終身流浪。

很多，一會兒就有了兒女。一有兒女，家，就是兒女在的地方。天還沒亮就起來做早點，把熱騰騰的豆漿放上餐桌，一定要親眼看著他喝下才安心。天若下雨，少年總不願拿傘，因為拿傘有損形象，於是你苦口婆心幾近哀求地請他帶傘。他已經走出門，你又趕上去把滾燙的便當塞進他書包裡。週末，你騎機車去市場，把兩個女兒貼在身後，一個小的夾在前面兩腿之間，雖然擠，但是女兒的體溫和迎風的笑聲甜蜜可愛。從上午就開始盤算晚餐的食譜，黃昏時，你一邊炒菜一邊聽著門外的聲音，期待一個一個孩子回到自己身邊。晚上，你把滾熱的牛奶擱在書桌上，孩子從作業堆裡抬頭看你一眼，不說話，只是笑了一下。你覺得，好像突然聞到梔子花幽幽的香氣。

孩子在哪裡，哪裡就是家。

可是，這個家，會怎樣呢？

你告訴我，什麼是家，我就可以告訴你，什麼是永恆。

取自中時電子報

<http://news.chinatimes.com/Chinatimes/Philology/Philology-Coffee/0,3406,112007122100645+1105130102+20071221+news,00.html>